

陕西当代作家传记论

慕江伟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四位陕西当代作家的传记作品陆续面世,它们深度揭示了一个作家从匍匐到飞翔的过程。通过对37部作家传记的阅读与思考,从多样的写作形式、多维的切入角度、多元的创作理念以及多元的求真态度等四方面入手,对传记文本的写作体例、写作方法以及写作态度做一个全面梳理与分析,进而引发对四位作家相关传记创作前景的预期性期待。

关键词: 作家传记;形式;角度;理念;真实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5-0078-07

中国当代文学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陕西文学创作的跳动轨迹,涌现出了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代表着时代文学高水平的作家。作为知名作家,除作品备受世人青睐,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创作道路也备受关注。四位作家虽未出过自传,但都写过长短不一的自传性散文来记述自己的生活、思想、创作经历等,柳青的《皇甫村的三年》(1956)、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1993)、陈忠实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2009),以及贾平凹的《我是农民》(1998)都倾入真挚情感,或写最直接的生活体验与感受,或记录创作过程的波折与焦灼,或剖析精神的剥离与成长,或追忆已逝成梦的青春岁月。80年代末以来,关于四位作家的传记作品陆续面世,在深度揭示一个作家从匍匐到飞翔过程的同时,也填补了作家生平研究的空白与缺失。传者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与客观冷静的微观书写,将传主鲜活生动的形象跃然纸上,一次次“入情入理地将传主推向了生命的顶点”^[1]。

伴随着新时期以来的传记创作热潮,从1988年关于柳青的第一部传记问世,截止2016年,关于四位作家的传记写作在二十八年的时间里呈现出丰收之景。

关于柳青有4部传记问世,包括蒙万夫等的

《柳青传略》(1988)、朱兵的《柳青传略》(1993)、刘可风的《柳青传》(2016)、邢小利的《柳青年谱》(2016);关于路遥有9部传记面世,包括:航宇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1993)、王西平、李星、李国平等的《路遥评传》(1997)、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2012)、李兆庆的《路遥传》(2013)和《路遥年谱》(2013)、王刚的《路遥纪事》(2014)和《路遥年谱》(2016)、王拥军的《路遥新传: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人生》(2015)、厚夫的《路遥传》(2015);关于陈忠实有4部传记出版,包括邢小利的《陈忠实画传》(2012)和《陈忠实传》(2015)、王仲生、王向力的《陈忠实的文学人生》(2012)、李清霞的《陈忠实的人与文》(2013);作为“鬼才”的贾平凹,关于他的传记已多达20部,包括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1991)、《怪才贾平凹》(1993)、《鬼才贾平凹(一、二部)》(1994)、《贾平凹的道路》(1998)、《中国文坛大地震》(2000)、《贾平凹前传(三卷:鬼才出世、制造地震、神游人间)》(2001)、《贾平凹评传》(2005,与评论家李星合作)、《贾平凹传》(2008)、《危崖上的贾平凹》(2008),王新民的《贾平凹打官司》(1998)、《一部奇书的命运:贾平凹<废都>沉浮》(2011)、《贾平凹纪事(2000—2010)》(2012)、《贾平凹纪

事(1990—2000)》(2015),何丹萌的《贾平凹透视》(2004)和《见证贾平凹》(2011),冯有源的《平凹的佛手》(1997)中,许爱珠的《性灵之旅——贾平凹的平平凹凹》(2007),储子淮的《作家贾平凹》(2012),健涛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2014),郜元宝的《贾平凹的文学年谱(上)》(2016)。

本文立足四位作家的37部传记文本,从四个方面对其写作体例、写作方法以及写作态度进行分析讨论。

一、多样的写作形式

中国古代传记始于《史记》中的纪传部分,在随后的时间里,形式虽有多番变化,但终究没有突破性成就,直至晚清,这一现象才开始逐渐改变。在不断继承传统和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中国传记文学在20世纪迅速繁荣发展,作为非虚构文体的传记文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传记写作形式呈现出多样化。仅“他传”就有“记传”、“评传”、“画传”、“年谱”、“纪事”等多种写作形式,为传记写作提供了多维度的书写空间。

在四位作家的37部传记中,以“记传”最多,这为刚刚起步的陕西作家传记写作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者立足传主一生事迹,包括传主的家世、时势、教育、朋友交往、一生之变迁、著述与事业、琐事和他人之影响,创作出了《柳青传》《路遥传》《陈忠实传》《贾平凹前传》等较有分量的传记。其中邢小利在《陈忠实传》中,从陈忠实人生的“听命与顺从、反思与寻找、蜕变与完成”^{[2]236}三个层面入手,将陈忠实一生事迹娓娓道来,得到陈忠实“一、写得很客观。二、资料很丰富,也都真实。三、分析冷静,也切中我的创作实际。四、没有胡吹,我很赞赏”^[3]的首肯。

用夹叙夹议的文笔、“传”“评”相间的态度、人生作品整体观照的方法来反映和批评传主的“评传”,在四位作家的传记中占有重要地位。到目前为止,已出版《路遥评传》《陈忠实的文学人生》《陈忠实的人与文》《贾平凹评传》《性灵之旅——贾平凹的平平凹凹》等五部评传,评述的客观冷静较好地克服了“记传”的主观热情。五

部评传通过对传主的人生经历、精神世界、文学背景、作品人物、作品审美特色与创作方法、作品评论等方面的书写,全面展现了传主人生历程与文学道路的多彩图景。

《路遥评传》用凝练的语言在不到五分之一的内容里勾勒出传主的人生经历与文学道路,而对路遥小说世界的解读和路遥意识世界的探索则着墨颇多。在“丰富宏大的小说世界”一编中,传者细致分析不同身份的人物群像后,重点讨论路遥小说的审美追求、现实主义特色以及突破,指出路遥创作耀眼之处的同时,也对其不足之处客观提出^{[4]255}。关于陈忠实的两部评传都以时间为线索,以“传”为脉络、“评”为主体,全面梳理陈忠实的文学道路,重点评鉴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对《白鹿原》的评析是两部评传的重头戏,从《白鹿原》的史诗建构、人物结构、审美艺术等方面入手,挖掘《白鹿原》对陈忠实文学创作的里程碑意义,以及《白鹿原》对当代文学的促进意义。其中传者李清霞在创作《陈忠实的人与文》时“本着‘述而不作’的原则,尊重作家及其作品;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则坚持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原则,以保证研究成果的学术品格。”让她在文本中较好地阐释了开篇提出的五个问题^{[5]2-3}。《贾平凹评传》是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推出的《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中的一本,传者秉承了主编谢有顺提出的“传”“评”并重的原则,在叙述传主生平的过程中,抓住传主的重要典型作品加以评析,多以援引他人论述为主,是一部贾平凹生平和创作评论资料汇编性的评传。当然,“他人的评论成了主体,却很少见到作者自己对此时创作趋向的描述。这样的情况多了,就会被人称为‘剪刀+浆糊’”^{[6]322}。许爱珠的《性灵之旅——贾平凹的平平凹凹》将传主贾平凹的创作特点放到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在文本评述解读的基础上,考察性灵文学在传主生命历程和文学创作的丰富与张扬。

“年谱”、“画传”、“纪事”等写作形式也有其独特魅力的一面。就年谱而言,在人的专史中位置极为重要,章学诚曾言:“年谱者,一人之史也。”“这种体裁,其好处在将生平行事,首尾毕见,巨细无遗……事功原委,一目了然。”^{[7]200}邢小

利的《柳青年谱》、李兆庆的《路遥年谱》，以及王刚的《路遥年谱》就是最好的实践，这些传者在书中突出传主的作家身份，详述作家身份背景下的人生历程，很好地诠释了梁启超提出的年谱原则：“文学家和时势的关系，有浓有淡，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时事的详略。”^{[7]241}另外，三部年谱在书末附加一些重要的附录，例如：《柳青年谱》附录了“柳青研究著作目录”，王刚的《路遥年谱》附录了路遥逝世后“1993—2016年”的大事记，作为“谱后”，将传主的人生及影响进一步全面地展现出来。

画传侧重图文结合反映传主的生活历史、生平状况、精神面貌、主要贡献等，《陈忠实画传》与《作家贾平凹》在此方面表现突出。邢小利选取陈忠实人生中的二十四四个重要节点，客观地勾勒出一条简单清晰的“路线图”，展现陈忠实的人生与文学之路，并配以百余幅珍贵照片和资料图片，提供了一份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作家生平档案和背景参考资料。储子淮从贾平凹人生的三个层次（作家人生、性情人生、百姓人生）着笔，简洁凝练地叙述中插入一些与内容相关的作家照片和资料图片，兼具画册的直观性和文字传记的可读性，适应了大众文化时代审美阅读的需要。

“纪事”类的“他传”也是表现多样，如《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贾平凹打官司》《贾平凹纪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危崖上的贾平凹》等，它们都侧重叙述传主生活的大事记，其中《贾平凹纪事》关注贾平凹90年代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重要经历，《危崖上的贾平凹》着眼贾平凹《废都》创作前后的跌宕起伏。

传记形式的多元展现，让不同的写作形式各展其长，弥补他者之不足，为传者的多元表达提供了可行途径，也为全面地展现传主创造了现实基础。

二、多维的切入角度

丰富的传记作品给评论者提供了多元的言说空间，但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当我们在谈论传记类作品时，需要先了解传者的基本情况。因为传者的文化素养和与传主的关系都会影响到最终的传记写作，毕竟“传记本质上依赖于传记家

对传主人格和行为的反应的敏感，依赖于传记家同传主的关系，依赖于传记家的眼光和他显示自己眼光时的技巧。”^{[8]16}

如前所述，四位作家的传者以陕西籍传者为主，其中又以传主朋友居多。例如，路遥与其传者关系都比较亲近，其中航宇、王西平、李星、李国平、张艳茜，他们或是路遥单位的同事，或是路遥文学圈的朋友，而且航宇、厚夫、王刚既是路遥同乡，又是路遥研究者；陈忠实的三位传者既是其好友，也是其研究者；贾平凹的传者基本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其同事、朋友、乡党；一类是其学生；一类是其他研究者。而“乡党圈、朋友圈、同学圈”中的孙见喜、李星、王新民、冯有源、丹萌、健涛等，与贾平凹私交甚密，关系笃好。

传者的多元化让传记写作透露着切入角度的个性化、审美取向的多样化，而且作家迥异的人生经历，让不同作家或同一作家的传记各有差异，各放光彩。传者在结构布局上，以全景式描写为主，对传主的一生进行全面考察，从生活、工作、婚姻、社交、创作等方面入手，以此为叙述基础，创作出了《柳青传》《路遥传》《陈忠实传》《贾平凹传》等传记。或立足某一时段，以重要事件为主线来写，《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和《贾平凹打官司》都从该角度出发，航宇只叙述路遥生命最后4个月的病房生活，王新民仅讲述作品侵权与被侵权中的贾平凹，让人们看到了传主鲜为人知的一面。

注重凝练人物某方面的突出特征来塑造传主也是传者创作的突破口。柳青思想的“蜕变”、路遥写作的“阵痛”、陈忠实精神的“剥离”、贾平凹创作的“多产”都成为了传记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陈忠实的三位传者特别注重陈忠实两次精神思想“剥离”的历程，并以此为突破点对陈忠实进行全方位的把握与诠释。同一传主，同样的传记史实，经过不同的阐释，会写出多种面貌迥异的传记。就贾平凹传记而言，不同之处源自传者共同的出发点，即我眼中的贾平凹。相比之下，孙见喜书里多“神秘之气”，丹萌书里多“世俗之气”，健涛、王新民书里多“生活之气”，储子淮书里多“人生之气”，许爱珠书里多“文化之气”。

传者再现传主丰富复杂的个性形象，给人以立体感，传达着各自不同的审美表达。追求“文与史的水乳交融、珠联璧合”是四位作家的共同目标与最高理想，“史与文好比传记的一经一纬”，它可以囊括传主的各个方面，更何况“‘认识的全面性’（史的要求）和‘艺术的完整性’（文的指归）是传记的双飞翼”^{[9]120-121}，借此，可使传记的书写达到和谐与完美，传主的表现达到形象与生动。不过，其中一些史学色彩浓厚，如《柳青传》注重挖掘柳青的革命成长史，张艳茜、厚夫、邢小利、孙见喜等着重探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成长史；一些文学色彩浓重，如刘可风用想象还原柳青与各色人物的对话，孙见喜用想象重构贾平凹童年的生活细节，让历史记录中的平面人物变得栩栩如生。

三、多元的创作理念

“传记作家总是要去写他对之怀有本能的同情的主人公，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其主人公，同样也表现他自己。”^{[10]70}所以说，“任何一本作家传记的主人实际上都有两个：一个是‘显在’的传主，一个是‘潜在’的传记作者”^[11]，37部传记从不同角度刻画传主的同时，也透露着传者的心理活动与精神理念。

当传者确定他的写作目的，目的在于彰显个人价值理念、流露个人复杂情感，那么，传记就成了“表白手段”。四位作家的传者特别注重自我价值判断在传记中的渗透，其中，蒙万夫追求客观地呈现柳青的文学人生，厚夫追求《路遥传》达到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李清霞想通过对陈忠实生平与作品的描摹与评鉴，“探索其由稚嫩简单到成熟丰富的艺术实践，揭示其成长的内在规律，对其文学生涯和创作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审美观照。”^{[5]1}许爱珠探讨性灵文学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在贾平凹身上究竟如何奇特地与启蒙话语相交融，彼此相映争辉。

古往今来，写传记的目的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而四位作家的传记却包含了传者更为复杂的情感。作为女儿，刘可风想要通过写传实现对传主柳青的追忆和遗憾的填补。路遥的传者张艳茜、王刚、李兆庆、王拥军，无不表现出对路遥

的崇敬之情、敬仰之意。陈忠实的传者邢小利认为陈忠实是当代文学代表性的作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具有文学史意义和价值，于是作传。贾平凹的传者王新民“所要实现的，不是对深奥学理的探寻，而是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神秘性的揭示。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还原一个现实的、本真的贾平凹及其文学创作。”^{[12]5}

写作目的催生了传者选择传主后的创作初衷，而传记的最终完成以及获得学术价值与社会认同，传者的主体性发挥着显著作用。

一方面，传者的主体性影响着对传主生活材料的收集整理、表达方式的运用，以及对传主形象的再现与阐释。因为对于同一材料的选取与整合，传者会塑造出完全不同的传主形象。作为一个传记创作主体，邢小利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素材收集与整理，充分考量年谱、画传、评传，以及记传的长处与不足，选择了一条从编写年谱——写出画传——扩为评传——定稿为传的创作方式，使得传主形象越来越清晰明朗。

阐释是传记中最不可少的部分，它最能体现一个传者的主体意识。斯特拉齐认为：“不作解释的真实如同埋葬着的黄金一样没有用处；艺术是一个伟大的解释者”^{[8]19}。在对陈忠实少年时一次赶考经历详细地陈述后，三位传者给出了不同解释。邢小利认为：“汽笛、火车都是他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是文明、是新世界。汽笛的鸣叫似乎也在启迪着一个乡村少年，文明和新世界就在前方，召唤他勇敢地前行。”^{[2]14}李清霞认为那一声汽笛，是陈忠实面对以后生命打击时的精神支柱。而王仲生则认为“没有那一声汽笛，陈忠实仍将会是今天的陈忠实。”改变陈忠实命运的强大内驱力是他看到火车后的“无端的愤怒”^{[13]2}。传者多方位的诠释让传主在生活材料充分的同时，也使其精神层面得到进一步全面呈现。

另一方面，传者的主体性反映着与传主的对话意识、价值判断能力以及文体意识等。一部传记的成功，关键点很多，文本写作中的“平等对话意识”就是其中之一。平等对话的实现，能让传者获得一种“平等的心理地位”以及平等交流的意识与环境，从而达到一种与传主“生命与生

命的对话”^[11]，促进了两者间感情上的共鸣，为传记的真实提供基础保障。厚夫与路遥同为陕北延川人，一样的地域，一样的环境，让小路遥十六岁的厚夫，在心灵深处对路遥曾经的艰难前行，以及对故乡赤诚的热爱与眷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情感世界的人情入境之深，让他的《路遥传》带有隽永的空灵之气。传者的作家身份使得他们对作家（传主）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这让身为作家的健涛在剖析传主贾平凹情感世界时不跟风而是探求其问题本质。拉开与传主的距离，让其既能深入传主的方方面面，又能从中“跳出来”，从而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贾平凹。求真的精神与实话实说的态度，让平等对话的声音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一书中贯穿始终。

四、多元的求真态度

宋代郑樵曾说：“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真实是传记的生命，可以说，失去了真实，传记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古今以来的史学家强调德、识、才、学，把史德放在首位，也就是把秉笔直书、求真求实放在首位。”^{[14]398}“传记作家要具有学者的责任感，去验证哪怕是最家喻户晓的传闻趣事，因为‘传记作家的职责是尽可能贴近地去再现真实’。”^{[10]100}具备一名传者的基本素养，在追求真实方面四位作家的传者也是各有所长。

传记的真实，就是要“忠于历史，忠于事实”，是“事实的真实”，而非“虚构的真实”。这就要求传者选取的材料真实、叙述的故事真实、刻画的人物真实、描摹的细节真实、人物活动的环境真实。总之，传记的真实，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

史料真实是一部传记的灵魂，而在史料中又以“直接史料”最为重要。为获得第一手资料，在柳青去世后的一两年里，传者刘可风便走访柳青各个时期的同事、上下级、米脂县和长安县的各级干部、村民、亲戚，以及与他接触过有感想或记忆的人，保存下了一批可靠的回忆与访谈。与此同时，传者蒙万夫等人也“几乎以全部课余时间，调查、搜索柳青生平事迹材料”^{[15]288}，采访

了许多与柳青在“长安十四年”中有生活交集的当事人，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柳青传略》无可忽视的资料价值。传者张艳茜亲自走访路遥的亲朋旧友，查阅路遥的各类档案，踏访路遥故地，辛勤的付出“刷新了现有的研究成果，补充、完善和深化了我们对路遥及其创作的认识。”^[16]传者王新民作为90年代贾平凹作品策划编辑和若干案件起诉反诉宣传报道的亲历者，对贾平凹生活与创作诸方面的情况掌握着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关注贾平凹在社会中的一举一动，留心报刊互联网等媒体上有关贾平凹的报道文章，及时剪贴、汇辑，装订成册，为《贾平凹纪事》的写作提供了全面可靠系统的原始资料。

为求传记内容进一步真实，传者选取多元有效的“间接史料”入传。首选材料当是传主自传性散文，传者对陈忠实《白鹿原》艰难创作过程的描写，对路遥创作《平凡世界》经历的描述，对贾平凹青少年生活的叙述都离不开它们的补充。其次，选择他人回忆性文章入传，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路遥的相关传记中。厚夫的《路遥传》在路遥不同的生活时期征引各个层面的回忆文章，小时候加入生母与养母的记忆，上学期间有小学、中学、大学同学及老师的回忆，工作期间有单位同事、作品编辑、同行作家的回忆。此外，传者选取访谈（谈话）、书信、日记、作品审稿意见、合同等入传。孙见喜化贾平凹访谈于文中，刘可风附柳青谈话于文末，厚夫植信件于传中，孙见喜、邢小利列审稿意见书于书中，这些“无意史料”可谓是锦上添花，让模糊的事实无限地接近真实。

“好的传记，是真挚的艺术。它是最动人情思、策人奋进的一种读物。”^{[17]10}传记不会因为传主的因素，亦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受影响。可以说，让人津津乐道的传记，必有传者写作和文本内容某方面的突出，其中就包括书写的严谨态度，这里的严谨更多强调传者对传主和书写材料的态度。

忠实求真很难，“因为凡入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中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7]172}不过总有一

些传者能够坚守自己的意志，传者蒙万夫、张艳茜、厚夫、王新民、健涛等都做得非常好，如作为贾平凹的朋友，对贾平凹婚变事件，健涛本着严谨的态度，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中详细陈述了贾平凹与韩俊芳离婚的曲折过程，从人的心理和生理等方面去探讨，不偏袒任何一方。

梁启超曾言：“采取资料的原则，与其贪多而失真，不如极谨严，真可信才信，无处不用怀疑的态度。”^{[7]271}书写中讲究考辨，叙述中擅于存疑，是四位作家的传者用功最多之处。以《路遥传》为例，厚夫对书中所收集的材料以及大量的回忆性文章都做了细致辨析，对目前唯一公开的林达写给路遥的信件，因没有具体年份，厚夫通过信中的“榆林地区文联转路遥”以及“托郑文华去买火车票”等字样加以判断和辨析，得出该信应为“路遥1987年夏天去榆林看病时所写的书信”，并给出了三条有理有据的考辨理由^{[18]249}。对路遥生活的一些事实，经过多方考证而无法得到确切答案时，厚夫没有肆意臆测。他将路遥与诗人曹谷溪第一次认识经过的两种说法并列列举，对董墨是否是帮助路遥“掺沙子”近《陕西文艺》的唯一人员存疑，对王天乐回忆所说的路遥《人生》的全部构思来自那次“激动人心”的兄弟晤面表示怀疑，对路遥在柳青墓前放声大哭的原因也未妄加猜测，厚夫用疑问一步步逼近真实的路遥。

“传记作家对于读者负责的第一件事就是真实”^{[19]218}，传者客观严谨的努力，践行着传记写作的最高和最为基本的原则：真实性，为传者与传主之间搭起了一条沟通的桥梁，增加了传记文本的光彩，也让传记作品赢得了认可的殊荣。

五、 余论： 审视与期待

四位作家的相关传记在短短28年收获丰硕且成绩斐然，在肯定开拓成就与书写价值的同时，我们不可否认，刚刚起步的陕西当代作家传记写作已经必须要正视一些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毕竟问题的探索与解决也是推动传记写作进一步发展的内驱力。

如何面对当下的出版环境，这是传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与给古人作传不同，为当下人作传，多方的压力使得一部有血有肉的传记往往变得面目全非。正如艾伦·谢尔斯顿所说：“当代的传

记，就像当代的事情一样，对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注释者来说，大概果然是很危险的。”^{[10]29}已出版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从写出到出版历经三次的“阉割”：第一次传者健涛将初稿拿给传主看，传主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对事实不符的纠正；二是建议尽量不要牵扯和伤害到别人，具体到书中的几个当事人的名字。第二次传者在初稿的修改稿基础上整理出一个公开稿，隐去许多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私房话”。第三次在出版社，编辑提出不要公开批评一些作家作品的要求，传者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改。这只是众多中的一个缩影，但也足以说明传记作者为当代人作传普遍面临的尴尬境地。

如何在追求主体性中实现自我突破，这是传者创作的根本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位传者写同一传主的多部传记里，孙见喜写的多部贾平凹传记，在内容、结构、材料占有等方面十几年保持一种恒定状态。邢小利曾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识到，陈忠实是一本大书。关于他的传，我还要续写下去。”^[3]如何翻越《陈忠实传》这座“大山”，也是他迫切需要自我突破的。

如何做一个冷静的叙述者，不过度夸大传主成就，且能正视传主的缺点与不足，这是传者急需提高和完善的问题。在一些传者眼里，传主功劳盖过了他所有的缺陷与不足，对传主性格、生活、情感、交往的不足往往是蜻蜓点水式书写。一部传记应该表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20]205}

在克服以上问题之外，传者还要有贯通古今中外传记的视野，广泛阅读经典传记文本，了解一定量的传记理论。一个传者的传记写作理论素养决定着一部传记的价值与意义，茨威格、罗曼·罗兰所写的传记能成为人物传记中的典范，与他们身上的传记素养有着莫大的关系。当然，传者也不能被消费时代的快速“生产”所蒙蔽，要耐着性子对所写传记细细打磨，时间会给好作品一个满意答案，经典传记都是在一次次的阵痛

中“生产”出来的。此外,传者还要正确对待与传主之间的困境与鸿沟,时间近、距离近,可以方便材料收集,但并不意味着能写出一部真实可靠全面的作家传记,因为传者与传主间的心理距离如历史的悠长,也如“一山放过一山拦”的遥遥无期。

传记作为最难写好的文类之一,赋予了传者挑战的意志与决心,四位作家的传者为此目标在不断地努力着。就目前各方面创作条件来看,关于四位作家的传记创作,依旧会是一条充满荆棘的坎坷之路。托马斯·卡莱尔说过:“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四位作家,关于他们的传记,既会填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内容,也会充实陕西文学发展的脉络,在这个传记写作大众化的时代,领略传主风采的同时,更期待关于他们的优秀传记出现。

参 考 文 献

- [1] 作埂. 一个作家从匍行到飞翔过程的深度分析——评邢小利的《陈忠实传》[J]. 延河, 2016(9): 137-145.
- [2] 邢小利. 陈忠实传[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 [3] 邢小利. 我为什么写《陈忠实传》[N]. 光明日报, 2016-05-06(13).
- [4] 王西平, 李星, 李国平. 路遥评传[M].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7.
- [5] 李清霞. 陈忠实的人与文[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 [6] 黄修己.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 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7] 梁启超. 中国历代研究方法: 外二种[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 [8] 杨正润. 传记文学史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 [9] 赵白生. 传记文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艾伦·谢尔斯顿. 传记[M]. 李文辉, 尚伟, 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3.
- [11] 董炳月. 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J]. 文学评论, 1992(1): 133-142.
- [12] 王新民. 贾平凹纪事(1990—2000)·序[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 [13] 王仲生, 王向力. 陈忠实的文学人生[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14] 张新科. 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5] 蒙万夫, 王晓鹏, 段夏安, 等. 柳青传略[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 [16] 周燕芬. 精神的面影 真实的路遥[N]. 文艺报, 2013-07-24(6).
- [17] 鹤见佑辅. 拜伦传[M]. 陈秋帆,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18] 厚夫. 路遥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 [19] 安德烈·莫洛亚. 传记面面观[M]//世界纪实文学: 第三辑. 韦大玮, 李宗杰译.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20] 吴秀明. 郁达夫全集: 第11卷[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A Study on the Biographies of Shaanxi Contemporary Writers

MU Jiang-wei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1980s, biographical works of Liu Qing, Lu Yao, 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 have been published successively, which reveals in depth the growth and maturity of those writers. Reading thirty-seven writers' biographies with thinki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se texts about their writing style, writing method and writing attitude in the aspects of various forms,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multiple creative ideas, as well as the pluralistic attitudes towards truth with an anticipation of the prospect of the biography creation related to these four writers.

Key words: writer's biography; form; perspective; idea; truth

【编辑 王思齐】

注释:

- ① 标“着重号”者为非陕西籍传者(张艳茜、王仲生、储子淮等传者虽为外省籍,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陕工作),其余均为陕西籍传者。
- ② 朱兵的《柳青传略》与郁元宝的《贾平凹的文学年谱(上)》发表于学术期刊,未出单行本。